

羊城后视镜

7

杨柳 主编

非虚构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羊城



后视镜 7

杨柳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羊城后视镜. 7 / 杨柳主编.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360-8262-5

I. ①羊… II. ①杨… III. ①文化史—广州 IV.
①K296.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3956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海 帆 安 然
技术编辑: 薛伟民 林佳莹
封面设计: 郭翰文

书 名	羊城后视镜. 7 YANGCHENG HOUSHIJING. 7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24开
印 张	13.75 1插页
字 数	430,000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序

叩问历史风情 挖掘文化积淀

张汉青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杨柳日前告诉我,《羊城后视镜》要出由她主编的第四个版本也就是八册系列丛书了,并说无论如何,要我为此事再讲几句。

说来话长。事情要回到2004年的夏天,两位在羊城晚报副刊部工作多年的记者吴绿星、杨柳,要将他们采写的有关广州古城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的特写汇编成书,并以颇为新颖的“羊城后视镜”作为书名正式出版。此事得到羊城晚报报业出版基金的赞助。我知道后也很高兴,并为之作序。这本书,于2004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但媒体和出版界的职业视觉和他们手中的笔,并没有停下来。从2005年开始,《羊城晚报》办起了《羊城沧桑》专版,吸引了众多作者的参加和读者的关注。几年下来,有关羊城历史的各类文字,林林总总,《羊城沧桑》版的知名度也由此日增。2008年2月,由《羊城沧桑》版主编杨柳编辑的《羊城后视镜》第②③册,由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出版。

两年后，南方日报出版社于2010年2月出版了杨柳主编的《羊城后视镜》第④⑤册。我在2009年9月执笔写了第二篇序言。

岁月匆匆，现在已步入2016年夏天，《羊城后视镜》要出版共有八个分册的系列丛书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广东的几个出版社，好像接力赛般连续作业，十二年中出版了八本书，收集了数百篇描写羊城沧桑岁月的文章，这个现象引人深思。我重读了在为《羊城后视镜》写的第二篇序言中的话：“从出版社一再推出《羊城后视镜》这件事，可以使人感到，关心广州千年古城，了解羊城沧桑岁月，正是触动到社会发展的脉搏，点击了人们的心扉，表达了大批老广州人包括日益增多的新广州人对这座古城前生今世的关注。随着社会转型脚步的加快，这种叩问历史的现象并没有消失，相反还会日益强烈起来。我们的新闻媒体、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心，就经由这套《羊城后视镜》连接起来了。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历史长河某一瞬间的个体，每个人又是有血有肉的活脱脱的社会一员，关心自己生活成长地方的山山水水，怀念自己的故土家园，这是人之常情。”这番议论，今日重提，似并未过时。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讲到“乡愁”吗，二三年前，南海之滨的羊城这片土地，同样也是苍茫绮丽的、我们的前人休养生息的“乡”。“乡愁”也好，“城愁”也好，总之都是对“根”的怀念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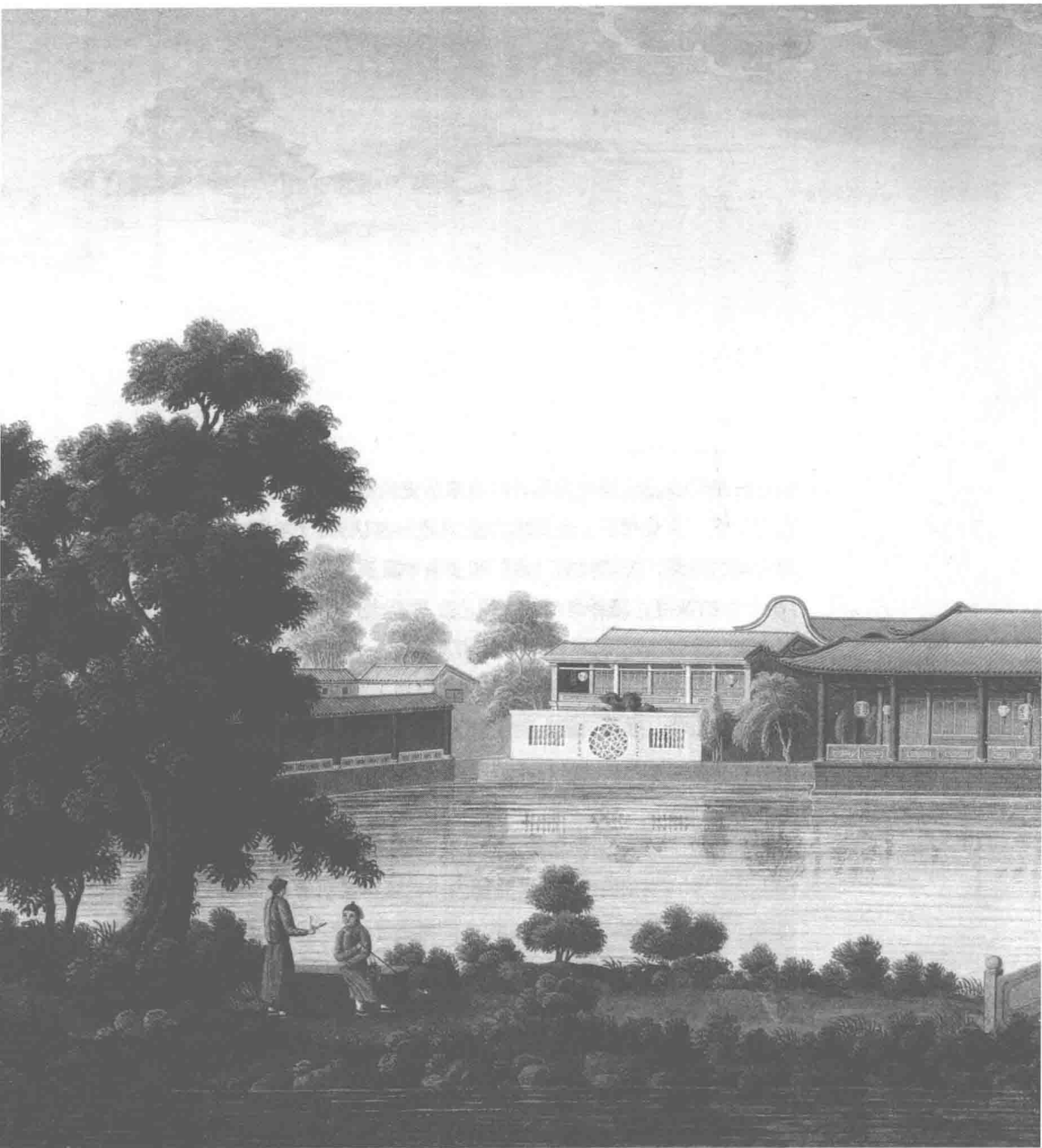
依恋，是千言万语都化解不开的浓浓历史风情和文化积淀，是一种高尚的文化记忆、文化情怀。正因为如此，我一直认为，《羊城晚报》为叩问广州古城的沧桑，把羊城的“古”和“今”联系起来，从“鉴古”中加深对“观今”的深度，凝新老广州人之心，聚新老广州人之力，增强自信，开创未来，这件事做得很对，并结出了硕果。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广州的文化钩沉、文化创新，还有很多工作要认真地去做，任重而道远。“广州”“羊城”这部大书，还需要动员更多有识之士，本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持之以恒地去探索、挖掘，去耕耘、描绘。期盼有更多类似《羊城后视镜》这种作品问世。

是为序。

2016年6月11日于爱绿楼

（作者为中共广州市委原副书记、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目
录

序：叩问历史风情 挖掘文化积淀····· 张汉青 1

老城纪事

- 六脉皆通海的水城广州····· 2
- 后起的福地——东山····· 7
- 因寺而得名的黄华路····· 17
- 民国广州“电车梦”····· 18
- 1946年广州车马靠右行····· 23
- 民初广东政坛乱局····· 28
- 你可知道中法韬美医院····· 35
- 广州中央医院现在哪儿？····· 38
- 陈济棠与广州陆军总医院····· 42
- 抗战时期的广州教会医院····· 45
- 中山图书馆百年回眸····· 50
- 旧广州的“筵席税”风波····· 56
- 华南现代美术的摇篮····· 62
- 八十年前海珠桥通车盛典····· 68

消失了的元妙观·····	77
五六十年代来广州的上海人·····	81
广州华侨新村风云录·····	85
工业大道的历史印记·····	92
世纪电影人的广府情·····	95
虚云大和尚与广东的因缘·····	99
名僧铁禅的是非人生·····	104
粤将李福林·····	110
1949年，何应钦在广州·····	117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	123
广东前省长杨永泰为何被暗杀·····	125
太平南路，民国广州金融街·····	128
清末民国广州的书店业·····	130
南越王“文帝行玺”出土记·····	137
化私为公的藏书家黄荫普·····	143
广东国民大学纪事·····	149
此“番禺”非彼“番禺”·····	154
“墨尔本”号航母在广东·····	156
一块绣帕蕴含的百载风云·····	161
东江纵队与盟军的情报合作·····	165

广府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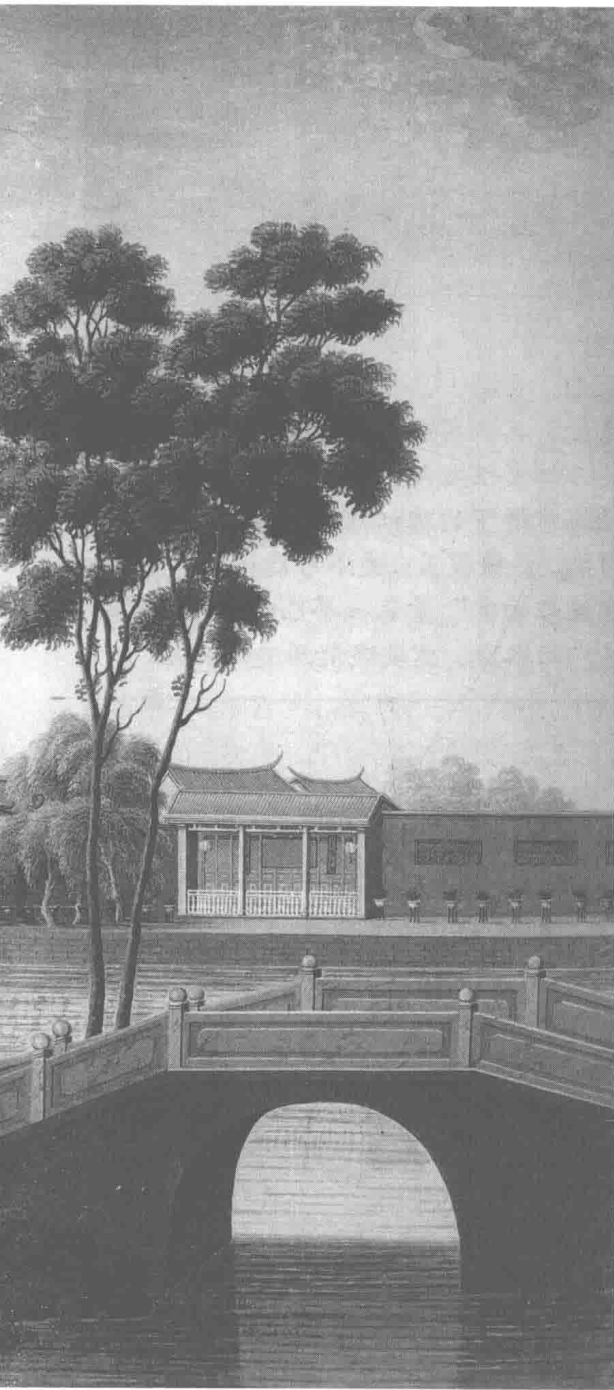
羊城之名新探·····	174
“广东仔”在沪江大学·····	178
广州花地的“八大园林”·····	184
联结华侨与家乡的津梁：侨批·····	186
民国羊城服装·····	192
当年，广州满街香云纱·····	198
老广州的皮革业·····	203
70年代初的花市·····	210
民国广州的彩棚与棚工·····	212
迷失的广州“音乐沙龙”·····	218
粤俗好歌多水韵·····	221
粤地的谜语儿歌·····	224
一边唱一边玩·····	229
清末民国粤语歌谣·····	232
50年代的广州饮食业·····	239
粤菜旧日的辉煌·····	247
老广州的月饼故事·····	252
广东曲艺与盲人·····	257
广东曲艺界的盲妹·····	264

粤讴与粤语诗词·····	269
舞台上的“铁娘子”红线女·····	273
红线女鹤山招徒记·····	286
陈济棠与粤剧《火烧阿房宫》·····	294
广州奇女子黄璧魂·····	297
小一时相片·····	303
免费米和配给米·····	304
解一次外国电影“恨”·····	305
50年代联合诊所兴起·····	307
童年看病琐记·····	308
神眼？鬼眼？·····	310
术士与咕喱·····	311

后记

抢救羊城的记忆·····	杨 柳	313
可否建立“广州学”？·····	林子雄	317

老城纪事



六脉皆通海的水城广州

□陈泽泓

“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概括了广州这座山水城市的自然风光。然而，广州古城，指的是古代以城墙圈起来的城区，其地不超出今越秀区。今天的广州老城区并不处三江交汇之处，海岸已移至50多公里外的南沙。流经海珠桥下的珠江江面宽仅170米左右。城内原有濠涌沟渠，多被覆盖，更不可能行船。城郊，如荔湾“十里泮塘烟雨霏”景色，早已代之以高楼林立的街景。说起广州水城，需要唤起历史的回忆。

江海交汇的水城：秦汉番禺城是名副其实的江海交汇之城

广州古城的江海区位，诚如《羊城古钞》所言：“大海环其东，众水汇于前，群峰拥于后。”远古时期，广州中心市区到黄埔一带，是一东宽西狭的漏斗形浅海湾，潮汐沿珠江上溯，北可至今三水芦苞。1937年，中山大学吴尚时教授在广州河南七星岗发现6000多年前形成的海蚀崖及海蚀平台的古海岸遗迹，沧海桑田，这片海岸已深入大陆100多公里。广州建城初期的秦汉时期，海潮由狮子洋汹涌而来，海浪直击越秀山南麓。地质钻孔在今省政府、省科学馆、芳草街、中山图书馆等地，发现了距今2500至1500年的海相沉积物，证明今珠江北岸的广大地区当时为海水所淹没。

秦汉时期，西江为干流，北江为其支流，两江合流后向东流经广州入海。《水经注·浪水》称：浪水“又东至南海番禺县西分为两：其一南入于海，其一又东过县东南入于海”。曾昭璇先生考证，“其一南入于海”指的是今北江下游出海主干道——东平水道，而“过



古地图绘画的面向水道的广州城门

县东南，入于海”则指的是经今珠江广州河道至狮子洋水道入海。《史记》称汉武帝平南越国时“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读史方輿纪要》称西江为当时中原至“两广舟船必由之路”，走的便是经广州至狮子洋入海这条河道。东江在历史上虽未直接进入广州，而在新塘附近入狮子洋，但在古代，为了避开狮子洋风浪威胁，由东江进入广州的客货不是顺狮子洋潮流西北行，而在鹿步开凿运河，由运河进入广州。因此，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虑，古代广州城是三江汇流区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此外，北江还有较大的汉道白坭河，由清远石角分出后，直流广州城南，成为北方进入广州最便捷的河道。由于海湾深入，海潮可上溯至清远峡口。《太平寰宇记》记载：“二月、五月、八月，有潮上二禺峡（今清远），逐浪返五羊，一宿至。”

总之，秦汉时期的番禺城位广州溺谷湾与西、北、东三江干流交汇处，还有白坭河自西北绕城而来，正所谓大海临其前，众水绕其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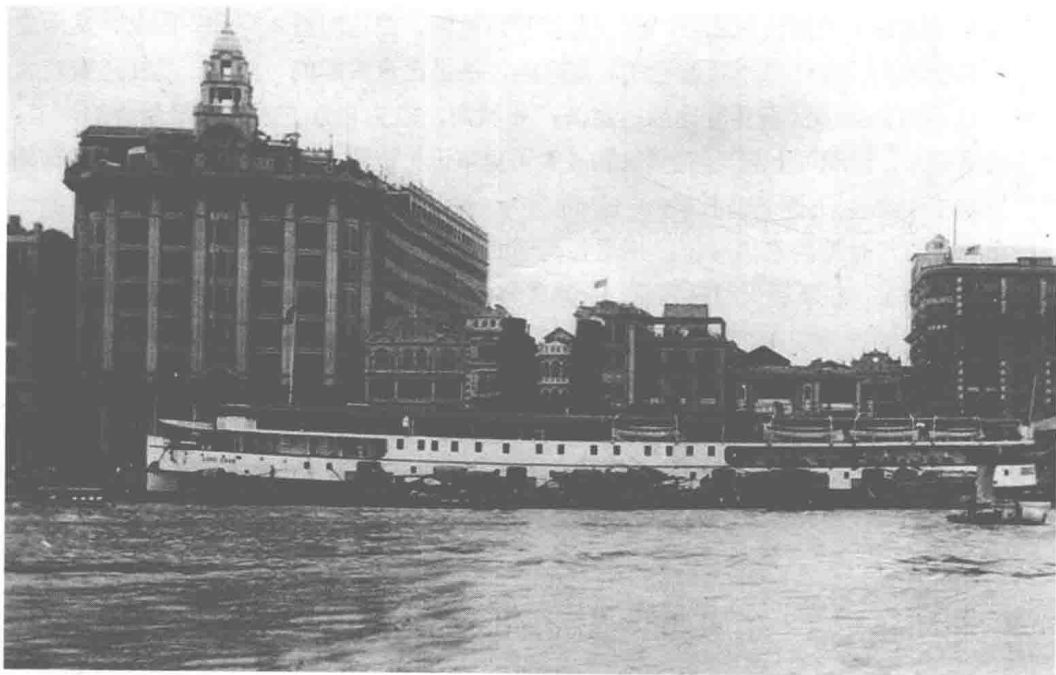
由于不断的地理变迁，西、北两江的干流不再流经广州城附近出海，海岸线已移至南沙一带。广州城已不处在江海交汇与三江汇流处了。即便如此，广州城南的珠江河道仍能通过众多的北江汉道与其干流河道相通，进而联系内地；通过狮子洋出虎门与海外沟通。广州的外港由离市区近而迁远，这也有利于广州的扩展，即如今日的设立南沙区。因此，广州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全国外贸大港地位。

水系成网的水城：东濠西濠玉带濠都曾有两倍半东风路宽

秦汉时期，流经今广州城的珠江宽达2000多米，从西湖路至宝岗北市第二工人文化

宫后，相当于今珠江面十倍以上。珠江北岸位于今天繁华热闹的西湖路商业中心一带，光明广场负一层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就是当年为防止海潮倒灌、洪泄在江岸边建设的水闸。由于江面广阔，加之有海潮涌入，人们不称“珠江”而称“珠海”，老一辈广州人至今保留称“过江”为“过海”的习惯。由于泥沙沉积、城市发展、人为填筑等原因，珠江北岸线不断南移。宋代江面还有近千米，那时广州童谣说：“河南人见面，广州状元出。”意思说隔着珠江难以分辨对岸的人面目，以此比喻广州出状元之难。广州的官员在江边建了座“见面亭”，期待出状元。清代，珠江江面变窄，由“小海”改称为“省河”。直到1931年，修建新堤，河道的北岸线才基本定型。

古广州城的濠涌，一部分是城濠，一部分是城内沟渠。从宋代起城内的沟渠称为“六脉渠”，生动地描述了城内水系畅达的格局。环城除了北面越秀山及白云山余脉为屏障之外，东、西、南面有城濠，由于珠江岸的南移，南面的玉带濠成为内城之濠。外濠内渠，串联成一个贯通城内及环城的系统。清代广州城图与苏州城图相比，广州水城的形象一点也不逊色。古代西濠、东濠、玉带濠均曾宽达20丈以上，换算为70多米。如今东风中路宽28米，当年濠宽为东风路的两倍多，可以想见濠面之广阔以及来往船只如梭的繁华景象。西门口一带，西濠洼地已发展成为四条平行濠边的小街。光复路一带就曾掘出古



旧时珠江上的大船



老市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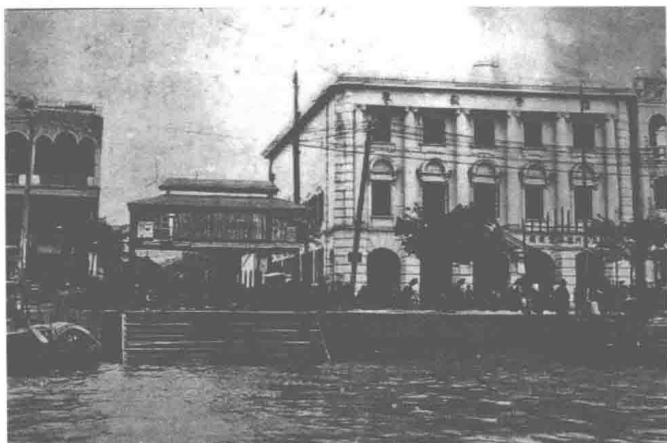
芳村南漵村旧“广州市界”碑

船桅和海船用品。东濠一带，明代时，今永安直街及宝源街等都还在江下，河面宽达百米以上。玉带濠连接东西两濠，在宋代形成。是大中祥符四年（1011）广州知州邵晔所开凿。《宋史·邵晔传》载“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为害，晔凿濠通舟，飓不能害”。这条濠既能让海舶避风，濠畔就成为繁华的商业区。始凿之濠长1600丈，水面阔20丈，水深3丈，行舟便利，蕃舶常驶入濠内。玉带濠畔商业繁华，屈大均《广东新语》将其与秦淮河比较，说是“日费数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试想城之东西南面均有宽约70米的大濠环绕，城内沟渠如水上街巷，而城濠就如干道，乃至与城中湖面连成系统，交通便利与商业繁华全与水路有关，水城景色蔚为壮观。

面向水道的城门：广州城池曾经有十个水关

古代城市在地图上最为突出的标志性建筑是城门。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幅绘于康熙朝后期的绢本《广州府舆图》，采用立体写景法绘制，府城绘有城墙和城门、城楼。除了北面的大北门和小北门之外，其余城门均朝向水道而开。广州城是一个商城，从城门取名航海、阜财、善利、竹栏、油栏上可见一斑，城门面对水道，服务于商业的功能不言而喻。南面有两列城门，内城面临玉带濠，外城面临珠江。从图中可看到城门的基本形制。除了大东门和西门，明代面临玉带濠的四门中就有三门设瓮城。由于淤积厉害，清代玉带濠水面只及宋代一半，但也有30多米，还是很宽的。可见其一直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内城面对玉带濠防卫的重要性。

按《广东通志》的记述，广州府城除了16个城门之外，另有10个水关。水关口一带，正是商业码头所在地，如东濠街一带，就留有糙米栏（即永安横街）、猪栏等名称，是东



五仙门旧照



珠江旧影

城薪、米、木、石、粪、草出入通道。水关在宋代陈岷任知州时就有修筑，“两岸甃石，长二十余丈，中为重闸，阔丈余，以通舟楫”。可见那时的水关可供舟船通过。明洪武年间修筑城池，将濠南旧水关改建成广仅6尺，下铁柱两重，以严防御。水关的样子，只能从珍贵的老照片上看到，其实也是门楼，只是建于水道之上，通行的是船只。其秀丽之姿，并不比苏州留存至今的阊门逊色。水关较著名的有铜关。铜关原称天关，铜关之名，有说是东关、潼关讹音而来。清代大部分地图上并未标示出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粤东省城图》上有清楚标示。铜关建于东濠之上，位置在今法政路与越秀北路交界的广州市雕塑院一带，明初扩城，此处括入城中，故置水关于此。《广东通志》称：

“于东门之北城外下，置小水闸，防以柱石，疏成渠道，以引山涧之水。”说明此关闸还有排洪之功能。东濠航运以此为终点，铜关便成为货运船舶纳税之处。